

过几天就立冬了。冬天意味着白天变短，夜晚变长。冬天还意味着天气变冷，人们不得不忍受几个月的寒冷，直到百花纷扰的春分降临。冬天对乡村人来说，意味着更少的农活，更多的休闲，开始为婚丧嫁娶做好必要的准备，进而为过好春节做好生活准备。

那时母亲在粮站工作，她的岗位是会计。忙碌的秋收已经结束，国家收购的粮食已颗粒归仓，没有大的工作量了。冬季对职工来说压力不是很大，仅仅需要应付少量正常的城镇居民粮油供应。

母亲和女同事开始织毛衣。买来五颜六色的毛线，在几根毛衣针的穿梭下，一团团毛线化身成漂亮的毛衣，上面有时还根据男女款式打几朵不同的花。当然，毛裤、手套也在编织之列。上海针织毛衣的画册，不知何时被女士们翻来翻去，都翻卷了边，用手使劲按都按不平，还在继续流转。

作为少年，我甚至有点喜爱冬天。湖里的冰泛着无聊的光，泥地的浆水变成稍硬的渣滓。如果飞雪开始，打雪仗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。我跑得汗唧唧的，头上挂着水滴。回家把羽绒服一脱，母亲赶紧拿干毛巾给我擦背。手背和耳垂被冻出疮难免，先红后黑，遇到高温和热水就痒得要命，擦什么好像都不管用。

冬季有美食。说来也奇怪，冬天的菜比夏天、秋天菜好吃。我不知道是自己食量开始增大，只道是菜味道好。确实，冬天的蔬菜，萝卜、大白菜、菠菜、莴笋、芹菜，经过霜降的历练，纤维变细，糖分提高，变得甜脆好吃。还有冬天的鱼，脂肪变厚，煮起来鲜美可口。那些秋天开始腌制的萝卜、腊肉，正好可以派上用场。豆制品、米酒、粉蒸、黄花菜、圆子系列，排队上桌。小炭火一烤，热气腾腾，屋外白雪一飞，一家人聚在一起，吃吃喝喝，不啻神仙生活。

我有糟心的事，有段时间贪玩，学习成绩不佳。上课时的内容都懂，作业练习不足，考试不会，成绩很不理想。母亲一生气，考虑我提前一年上小学，在上初二时让我留了一级。尴尬是尴尬，日子也得过。重读初二时，就开始如履薄冰。没想，课程突然变得那么容易，不知不觉做了初二班的数学课代表、学霸。从此，自信心升腾起来。

冬天总有乏味的时候。这时，就想捣鼓点新鲜事。

粮站为了防鼠，会在粮仓附近下药。老鼠死了一大片，跑过来吃食的野鸽子和麻雀跟着遭殃。我就常常一个人去粮仓后，找野鸽子。遇到笨乎乎的鸽子，就追。鸽子中毒不久，有的有力气飞，飞出粮站院墙，逃生而去。有的没有力气飞，匍匐到雪地，我就冲上去，一把抓住了。

那时农村来的同学居多。冬天带火球上学，条件好的带铜火球，条件一般的带泥巴火球。有的同学顺带小红薯，火烤的红薯就是好吃，有时赏我几根吃了，感觉甜得无法形容。

我是在冬天开始看文字版书籍的。小人书已经看了很久，《东周列国志》等传统文已经熏陶了一遍，电影看过几十场，开始看文字版的记事书。那些绘声绘色的故事，还有《父与子》等幽默漫画比较对胃口，记住了故事忽略了文字营养。偶尔从大人单位淘来的《三侠五义》《说岳全传》，文字虽然多，囫圇吞枣看过。一次，老表串门时带来《神雕侠侣》，让我痴痴看了一周。电视剧开始引领我的周末，《霍元甲》点燃热血，《射雕英雄传》打开我的武侠梦。母亲订阅的《大众电影》《当代》到了，前者画多，我就先看；后者描述多，故事不够精彩，就看得少。作文还是写得一团糟，干巴巴的，从没有上过90分。

冬天的夜晚，有着特殊的魔力。大雪纷飞时，四下万籁俱寂。吃过晚饭，洗脸洗脚后，我开始写作业，母亲织着毛衣守着我。作业已经不难了，写困意上头，母亲催着我上床。被窝里热水袋捂热，钻进来，只能感觉热了一角，但是被窝里很快就热起来。呼呼一觉睡到天亮，不知道冬天里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

## 冰与火

张 楠

很多年没有见到雾凇了。

雾凇，又称冰花、树挂，乃水滴遇到寒冷的空气在树上凝结的霜花奇观。恕我狭隘，看雾凇的理想之地莫过于东北。东北森林茂密，每当严寒来临，树枝缀满松散冰晶，煞是壮观，当是观赏雾凇的绝佳胜地。相信即使未曾亲眼一见，只要上网看到有关雾凇的壮观画面，都会怦然心动，恨不能马上前往。

通常雾凇的出现，都在凛冽的冬日。去年深秋，我们在辽东桓仁却提前见到了雾凇，我没有说错，是在深秋。我们来到这个季节，桓仁正展示着最为丰盈的金秋景象，一座座树木葱茏的山岭化身五彩山，放眼望去，层林尽染，满目斑斓，尽显妖娆。以我粗陋的观察，装点着这里山山水水的色谱包含了赤橙青蓝黄绿紫，仿佛大自然一不小心打翻了颜料瓶，将贮藏了一年四季的所有色彩倾囊而出。

上午去桓龙湖的路上，还没驶出桓仁县城，载着我们的巴士突然停下，原来正好途经一条金色马路，作陪的当地朋友执意要让我们下来看看。很难相信面前的这条金色马路是由落叶铺就，通常见到的落叶斑驳杂陈，弥漫着枯萎衰败的气息，而眼前的金黄耀眼，绚烂至极。同行者在这条马路上走来走去，仿佛正漫步于锦绣前程。一旁的导游告知，满地的金色树叶是小叶杨落下的。

小叶杨，一种落叶乔木，为东北防护林和用材林主要树种之一。其实乍来这里我就发现，桓仁县城遍植着这种小叶杨，金黄的叶片四处招摇，洋洋洒洒，无疑为这座凛冬将至的小城增添了生机和暖意。

随后的一日，我们又来到了素有“森林氧吧”之称的枫林谷。正是枫叶红了的时候，满坑满谷的枫叶有野火燎原之势。按专业的划分，如今这里的红叶指数已达最高级别。仔细凝视每片红叶，在彼此映照下，红得耀眼，红得肆无忌惮，让人一时恍若置身幻境。我的一位辽东朋友的家乡，据称有一座著名的红透山，我不知道那座山因何得此山名，但眼前屹立着的，正是一座名副其实的“红透山”。

眼前的胜景停留在视觉边缘，无法让我一览无余。忽然想起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在一本书里，如此描述她看到的景象：“太美了！一双眼睛根本装不下。我本能地想找人接住满溢而出的愉悦。”枫林谷让我顿生相见恨晚之意，也让我遗憾错过了这座山谷里以往盛放在时间长河里的诸多美景。

但陪同我们的景区刘经理，唯恐我们产生审美疲劳，或者满山红遍的景象在他看来过于寻常，就像一位收藏家惯于将更多的惊喜留在最后，他要带我们上山去看雾凇和树挂。现在只是深秋，毕竟凛

冬未至，会有雾凇出现？对此我们半信半疑。

跟着刘经理上了缆车。枫林谷如今已开发了四处景区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八面威，属于枫林谷的最高处。缆车沿山道盘旋而上，猛然间，感觉到八面威是座和《林海雪原》里的威虎山一样威风八面，坐在车中，冷风从四面八方灌入，寒意砭骨，即使拉下厚厚的帘子也不济事。八面威海拔千米，越往高处，气温越低。正是由于这种温差，造成了山上山下景观的殊异。行至山腰，忽然望见八面威山顶一片“白雪皑皑”，宛若头顶白色冠冕，映衬得山下的一棵棵红枫越发娇艳和浓烈。

缆车直上山顶，让人疑心正穿越时空，从秋天一步跨入冬天。下了缆车，面前铺开的是一个粉妆玉砌的冰霜世界，晶莹剔透的枝枝丫丫，一如缀满银佩，仿佛一阵山风吹来，就会在漫山遍野摇响。更远处的一簇簇灌木丛，一经冰霜的点染，夹杂着星星点点的叶片，放眼望去，就是千树万树梨花开。

蓦然，我被山道旁的一朵蒲公英吸引，目光犹如切换到相机的背景虚化模式，长久地凝视那小小的粉琢般的花萼在风中摇曳，它未曾在山上过早降临的寒意里凋敝和溃散，相反被凝结的冰霜所包裹，尽显生命的韧度和灵动。

清洗视觉之门，世界本相初现。一山之内，一天之内，像举行一场进入另一季节的预演，我濯洗着视觉之门，在冰与火的两个世界里来回穿梭、切换。

## 到花星球去看鹿

薛汉忠

秋天，最美的景观是烂漫的红枫。我曾看过北京香山的红枫，南京栖霞山的红枫，苏州天平山的红枫，并深深被它们所吸引。后来，由这些地方的红枫推而广之，爱上了其他很多地方的红枫。

无锡秋天的红枫也很美。鼋头渚的红枫在三山仙岛灿烂着，蠡园的红枫傍着四季亭凸显它妖娆的风采，寄畅园的红枫的倒影在园中的锦汇漪里荡漾着，所有的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听朋友说，今年无锡花星球的红枫很有特色，这里新辟了一个鹿苑，那些优雅活泼的精灵，在红枫林里窜来窜去，呦呦鸣叫，给人带来了无比的快乐，岂能不去？

接受大自然的召唤，红枫在卖力地展示秋的烂漫和艳丽。走进花星球，随处可见嫣然的红叶，那浓郁、明丽的红色使我痴迷。此时此刻，花星球景区如一首多情的诗，撩起了我心中浓浓的情感。它又是一帧色彩艳丽的画，让我陶醉。你看，那一片片被吹红的枫树浓密的叶片，如浮动的红色云霞爆发出生命的活力，蓬勃地展示着自己的美丽与妖娆。

花星球是我常来的景区。春天，这里的杜鹃花开得如火如荼，十分艳丽。夏天，这里的荷花、玫瑰花、月季花，争奇斗妍，让人眼花缭乱。秋天，傲霜迎雪的菊花还在浪漫绽放，红枫当仁不让，一片娇艳昂然登场，让我眼花缭乱。一进花星球，随处可见浪漫的红枫和绚丽的秋色，可我今天的目的不在红枫，而在于枫树下栖息的鹿。

抬眼望去，发现两个着青色上装，下穿白色

筒裙的女子站在红枫林中。她们头顶一大片红色云霞，显得特别优雅。她们在干什么？是在赏景，还是在逗鹿？但我细细一看，发现我错了。面前哪有长裙女子，其实是两棵红枫树。它们的树干上涂着一层白色的石灰，像是穿着白裙子身材窈窕的年轻女子，正在眺望远方。那一片红红的云霞确实漂亮，灿烂得如诗如梦，让人怦然心动。

初见的红枫下的鹿不是真的，而是工艺大师们用塑料定身打造的鹿的模型。它们形象非常逼真，粗一看确实像活的鹿。你看，在红枫林旁边有一只眼睛紧盯前方的鹿，它似乎正陶醉在这一大片被枫叶染红的树林中；那边也有一只，它似乎是奔跑后的小憩，它的眼睛亮晶晶，好像还在喘气。有几个前来赏枫的小孩被它们惟妙惟肖的造型吸引住了，再也挪不开脚步。

再往前走，我看到了用毛笔书写的“鹿苑”二字，竹篱笆围起的一片枫林中，养着许多会呼吸会奔跑的鹿。有一些穿着时髦的年轻人正在里面拍照。他们手里拿着胡萝卜等挑逗那些已经成年的鹿。人在逗鹿，鹿在人的诱导下时而奔奔奔奔，时而又伸长脖子啃食人们递过来的食物。人们好奇地观赏它们，它们也好奇地打量前来观赏的人。这温馨和谐的场景，构成了一幅别有有趣味的图画。

前来看红枫和鹿的小天使个个脸红红的，可来劲了。“来，小鹿，快来吃！”一个穿得像芭比娃娃似的小姑娘送上手里的食物。一只梅花鹿伸出它红红的舌头，急匆匆地跑了过来。小姑娘被它突然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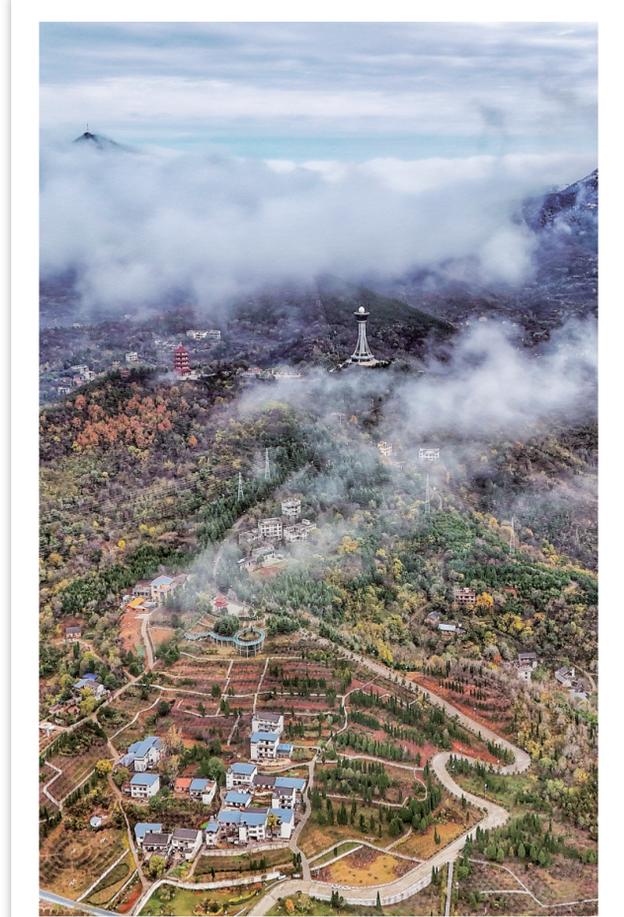
动作吓了一跳，赶紧丢下食物，躲到妈妈的身后。梅花鹿斜了她一眼，不慌不忙地嚼起了胡萝卜，它才不管带着哭腔的小姑娘呢。

前来赏鹿的一对帅哥美女，在红枫树下聊着，偶尔那位年轻的帅哥也帮美女拍拍照，定格她青春的身影，美女脸上洋溢着幸福和甜蜜。聊着玩着，他们似乎忘记了时间。看着眼前的场景，我心生羡慕，便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们的青春像眼前的红枫一样火红，他们的人生像红枫林里的那对依偎在一起的梅花鹿一样，情深意长绵绵。

鹿苑里，旁若无人忙个不停还有几个拍短视频的主播。这些主播关注社会生活、比拼流量。他们将镜头对着红枫和红枫下走来走去的鹿，用普通话或者方言介绍着花星球的风景，语言流畅且很有煽动性，估计观看直播的朋友也听得心痒痒的，恨不得现在就来观赏体验。淡黄色的鹿，鲜红的枫叶，色彩鲜明而娇媚，他们在鹿苑里拍着风景，自己也成了鹿苑里的亮丽风景。

红枫树下的鹿是无锡花星球景区秋天的明星。人们用欣赏的眼光打量着它们，赞美它们矫健的身姿，赞扬它们优雅的神态。它们也用探究的目光观察着我们这些游客。你看，在鹿苑的篱笆处，一只成年的梅花鹿像绅士一样踱过去，直盯着篱笆外的一个女士看，似乎在问：“亲爱的朋友，你是来看我的吗？那么，请你进来吧。你们人类关注我们，我们也关注你们人类。”看着它一本正经的样子，我们忍不住笑了。

秋天的花星球景区，真是别有情趣。



## 商洛山

(总第2688期)

刊头摄影 杨鑫

## 楼顶眺山

杉 林

我爱天空，也爱山，但在城市里，它们似乎距人都很远。当我们早晨走进城市的格子间，晚上再出来的时候，何曾有机会抬头看天，更不用说去欣赏那片远山了。就算你有闲心，能不能看见也是个问题。

我曾追寻过很多楼顶。特别是下班回家时，瞥见秦岭在楼栋的夹缝中露出它那庞大的、美丽的身躯，周身再披上云彩的衣裳，我便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生怕错过了欣赏它的机会。有时候回去得早，就在家门口那座视角最佳的楼顶，遇上山峦最美的时刻。有时候眼看天色已晚，我干脆提前下了车，在附近的楼群里乱窜，寻找着可以登上天台的楼顶，祈望感受这一天里最惬意的时刻。只是，我还从未找到比我那“老地方”视野最佳的楼顶。

“老地方”的楼栋位于城市中轴线旁，西面是一座高校，建筑相对低矮，可以直视城市的地标楼宇。南面也坐落着几所高校，都掩映在绿树之中。闪亮耀眼的电视塔耸立在旁，成为一大地

标。它们背后贯通人视线的，就是伟岸宽广的秦岭。东边呢，虽高楼林立，但透过楼栋间的缝隙，仍可瞥见大雁塔、芙蓉园、曲江池的身影。只有北边，几座高楼都离得很近，视野有些受限。这样的位置，简直成了天造地设的观景台，像专为我这样的人预留的。

在这里看到的秦岭，最能拨动我心弦。我发现这里不久的一个傍晚，刚踱步到楼顶，猛然向南望时，看见电视塔耸立在我面前，外面的玻璃幕墙内，耀着冷峻的银光，尖锐的塔尖直直地刺向上面灰色的天空。天空里浅灰色、深灰色的云朵云团一溜一溜排列在空中，有些云朵因为落日的映照，透出了淡红色。令我激动的，是云层下那浩瀚无垠的秦岭。虽然隔了二十多公里的距离，它在一群形状各异的高楼后边似乎并不高耸。但一想到这样的高楼都不能遮挡它的身躯，就觉得雄伟已经内化成了它的一种气质，它不必刻意摆阔。它从东到西，就像一条靛蓝色的巨龙，疲惫地栖息在大地上。白

雾或薄或浓，都一股脑儿涌到它的胸前，与它嬉戏。层峦中间的山谷里，浮起了薄雾，在靛蓝色的山体上，画出浓淡相宜的流乳。

很多年以前，我曾对别人在楼顶拍摄的雨后秦岭照而爱不释手，没想到今日我碰到了比那还美的画卷。真是无比幸运，无比幸福。

一些常常登山的人，或许可以在此辨认出一些有名的山峰，如险峻的大兴山、峭立的嘉午台、辉煌的灵台、尖耸的鹿角梁等，个个都让人痴迷。

站在这里，东边的骊山、白鹿原也清晰可见，与它连成了一片。天气晴好的夏日傍晚，我还曾瞥见过一座西北方向的山，它沉默寡言，在城市的灯光下若隐若现，宛若一位老父亲。向北看去，那里又是一列远山，大概是关中北山了。

群山是关中的荣耀，也是我钟爱的形胜。每在此时，我就深深地感觉到自己处在了群山的包围中，行在了山间，躺在了山间，与山融为了一体，内心充满寥廓的自豪感。